

068 得了條明眼狗

「我們後來又怎麼樣了呢？」他問她。她就都告訴了他。

「這段事我毫無印象。一點也不記得了。」

「遊獵隊臨走時的情況你還記得嗎？」

「應該記得。不過這會兒卻想不起來。我只記得有好些女人頭頂水罐順著小徑到河灘上去打水，還記得有個男孩子把一群鵝趕到水裡，趕了一次又一次。我記得鵝全是走得那麼慢吞吞的，老是剛一下河去就又上岸來。當時的潮水漲得也真高，河邊的低地上是黃黃的一片，航道是從遠處的島前過的。風吹個不停，沒有蒼蠅也沒有蚊子。上面是屋頂，下面是水泥地，屋頂是用杆子撐著的，所以整天透風。白天一直都很涼，晚上更是涼快。」

「你還記得嗎，有一回正遇上低潮，有條大獨桅帆船是側著船身駛進來的？」

「記得，我記得有這麼條船，船上的人都上了岸，從河灘上順著小路走來，那群鵝見了他們感到害怕，女人也都見了他們感到害怕。」

「就在那一天我們打到了許許多多魚，可是因為風浪太大，所以只好回來了。」

「這我記得。」

「你今天已經回想起不少了，」她說，「不要過於用心思了。」

「遺憾的是當時你沒有能弄架飛機到桑吉巴去，」他說。

「我們當時住在那片河灘上，其實順著河灘再往裡去，裡邊倒是很適合飛機降落的。在那兒飛機降落、起飛，都沒問題。」

「桑吉巴我們隨時都可以去。你今天就不要太用心思去回想了。要不要我找篇文章唸給你聽聽？過期的《紐約客》雜誌裡倒常常有些好文章是我們當時沒有注意的。」

「不，請別給我唸，」他說，「就這麼說話吧。談談當年的好時光。」

「要不要給你講講外邊的情況？」

「外邊在下雨，」他說，「這我知道。」

「雨下得很大呢，」她對他說，「這樣的天氣，遊客是不會出門的了。風也刮得挺猛的，我們還是下樓去烤烤火吧。」

「也好。我對他們早已不感興趣了。我只是想聽聽他們說話。」

「遊客裡有些人是夠討厭的，」她說，「不過也有些人比較高雅。依我看，到托爾皮羅【註】來觀光的遊客其實應該說還是最高雅的。」

【註】義大利威尼斯湖中的一個小島。

「這話也有些道理，」他說，「我倒沒有想到過這一層。真的，要不是高雅到十二分的遊客，到這兒來實在也沒有什麼可看的。」

「要不要給你來一杯酒？」她說，「你知道這護理的工作我是幹不好的。我沒有學過護士，也沒有這份才能。不過調酒我倒是會。」

「我們就喝一杯吧。」

「你喝什麼酒？」

「什麼酒都行，」他說。

「我先不告訴你。我到樓下去調。」

他聽見房門開了又關，聽見她下樓的腳步聲，心想：我一定要讓她出門去作一次旅遊。我一定要想個巧法兒把這事辦到。找理由也得找個切合實際的。我是只能一輩子這樣了，我一定得想些辦法，可千萬不能因此而毀了她的一生，毀了她的一切。這些時候來她倒是一直好好的，其實論她的體質也不見得怎麼樣。說好也好得那麼勉強。只是每天能保持沒有什麼病痛，但卻沒什麼精神。

他聽見她上樓來了，他聽得出她手裡端著兩杯酒跟剛才空手下樓的腳步聲是不一樣的。她聽見了窗玻璃上的雨聲，聞到了壁爐裡燒山毛櫸木柴的氣息。她進房裡來了，他就伸手去接，手碰到酒杯握了攏來，還感覺到她來碰了杯。

「是我們來這兒以後最愛喝的那種，」她說，「堪培利【註】配戈登金酒加冰塊。」

【註】堪培利是一種義大利酒。

「好極了，你不學那些姑娘，好好的一句話『加冰塊』她們不說，偏要說『埋幾顆暗礁』。」

「我不會這麼說，」她說，「我才不會這麼說呢。我們都是『觸過礁』的人啦。」

「既然命運已經決定，再難挽回，那我們就要自己努力挺住，」事情他都回想起來了，「你記不記得我們是打什麼時候起忌諱那種話的？」

「那是我弄到了那頭獅子的時候。不知這頭獅子現在雄壯不雄壯？我真想再見見它。」

「我也很想。」

「啊，對不起。」

「你記不記得我們是打什麼時候起忌諱那句話的？」

「我剛才差點兒又說漏了嘴呢。」

「你知道，」他對她說，「我們能夠來到這兒也真是萬幸。當時的情景我還記得清清楚楚，一切都還歷歷在目。這句成語我倒還是第一次用，今後也要忌諱了。可當時的情景真是太美了。我現在一聽到雨聲，眼前就能看見雨點紛紛打在石子路上，紛紛打在運河裡和湖面上，我知道刮怎樣的風那樹便怎樣彎，在怎樣的天色下那教堂和塔樓便是怎樣的光景。哪兒還有對我更合適的地方呢。這兒真是再完美也沒有了。我們有很好的收音機，有很好的磁帶錄音機，我一定要寫出以前從來也寫不出的好文章來。有了這錄音機只要捨得花工夫，字字句句都可以改到稱心為止。我可以慢慢兒幹，一字一句只要嘴裡這麼一說，眼前也就都看見了。有什麼不妥的話，倒過來一聽就可以聽出來，我可以再重新來過，一直修改到稱心為止。親愛的，這優點太多了，真是再理想不過了。」

「喔，菲利普……」

「嘿，」他說，「兩眼什麼都看不見也不過就是這麼兩眼什麼都看不見。這跟落在真正的黑暗裡感覺不一樣。我的心眼兒裡看得可挺清楚的，我的腦子也在一天天好起來了，我能回想起過去的事了，我還能充分發揮想像。你等著看吧。我今天的記憶力不是有進步了嗎？」

「你的記憶力一直在不斷進步。你的身體也一天天強壯起來了。」

「我身體很強壯，」他說，「我看你是不是可以……」

「可以怎麼樣？」

「可以出一趟門，換個環境，去休息一陣子。」

「你不需要我了嗎？」

「我當然需要你啦，親愛的。」

「那何必還要提讓我出門的事呢？我知道我對你照應不夠好，不過有些事別人幹不了，我卻幹得了，而且我們彼此早就相愛了。你是愛我的，這你自己也知道，還有誰能像我們這樣知心呢？」

「在黑咕隆咚中我們過得挺幸福的，」他說。

「在大白天我們過得也挺幸福的。」

「你知道，我倒很喜歡這麼兩眼什麼都看不見。從某些方面來說這倒要比本來好。」

「別把高調唱過了頭，」她說，「何苦呢，裝得好像胸懷有多寬廣似的。」

「你聽這雨聲，」他說，「這會兒潮水怎麼樣了？」

「退得很低了，再加上風一吹，水位就更低了。連布拉諾都差不多可以走過去了。」

「這麼說只有一個地方不能走過去了，」他說，「鳥兒多嗎？」

「多半是海鷗和燕鷗。都棲息在沙洲淺灘上，風大，飛起來頂不住。」

「沒有水鳥嗎？」

「有一些，遇上這樣的大風、這樣的潮位，平時不露頭的沙洲淺灘都露出水面來了，水鳥都在那兒踏著沙走呢。」

「你看會不會春天就要到了？」

「我也說不上，」她說，「不過看這樣子無疑還不會。」

「你的酒喝完了嗎？」

「快喝完了。你為什麼自己不喝？」

「我要留著慢慢兒喝。」

「喝了吧，」她說，「那會兒你一點一滴都不能喝，不是難受得要死嗎？」

「不，我跟你說，」他說，「剛才你下樓去的時候，我心裡在琢磨這麼回事兒：我覺得你可以到巴黎去，去過巴黎再去倫敦，去看看各色人物，去痛快點兒玩玩，到你回來肯定已是春天了，那時你就可以詳詳細細把一切都講給我聽。」

「不行，」她說。

「我看這樣做還是比較明智的，」他說，「你知道，我們這種傷腦筋的處境可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，我們得學會調整自己的生活節奏。再說我也不想把你給累垮了。你知道……」

「你說話別老是這麼『你知道』『你知道』的好不好？」

「你聽明白了嗎？這可是我們眼前的一件要緊事兒。至於說話嘛，我注意學著點兒就是，一定不叫你聽著生氣。等你回來一聽，說不定還會讓你喜歡得發狂呢。」

「你晚上怎麼辦？」

「晚上好辦。」

「我就知道你會說好辦！你大概連睡覺也學會了吧。」

「我會學會的，」他對她說，這才喝下了半杯酒，「這也是我計劃的一部分。你

知道我這計劃有這樣的妙處：你去好好玩兒了，我的心也就安了。這樣，我心上無愧，自然而然就睡得著了。我拿個枕頭，代表我那顆無愧的心，我抱著它，就會漸漸睡著的。萬一要是醒來的話，我可以去想一些上不得臺面的甜絲絲、美滋滋的想頭。要不就想想自己有些什麼不好的地方，好好的下個決心改正。再不就想想過去的事。你知道，我就希望你去痛痛快快玩兒……」

「請你不要再說『你知道』了。」

「我一定盡量注意不說。我已經把這三個字當成了禁忌，只是一不留神，說漏嘴了。總之我不希望你就光是起一隻明眼狗【註】的作用。」

【註】美國紐澤西州莫裡斯敦有一所導盲犬訓練所，招牌叫「明眼」，意思是盲人有了導盲犬可以像明眼人一樣。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把這種狗叫做「明眼」導盲犬（seeingeyedog），叫明眼狗（seeingeyeddog）便生出了歧義，因此下文要加以糾正。又：本文的題目故意用錯誤的說法：明眼狗。

「我才不是這麼個人呢，你難道會不知道？再說，那也不能叫明眼狗，該叫『明眼』導盲狗。」

「這我知道，」他對她說，「來坐在我身邊，好嗎？」

她就過來挨著他坐在床上，兩人都只聽見緊密的雨點打在玻璃窗上，他很想別用盲人那樣的動作去撫摸她的頭和她可愛的臉龐，可是不這樣去撫的話，他又怎樣才能摸到她的臉呢？他緊緊抱住了她，親著她的頭頂。他心想：我只能改天再勸勸她了。我可千萬不能胡來一氣。她撫上去是那麼可愛，我太愛她了，我給她造成的損失太大了，我一定要學會好好照應她，盡可能多多照應她。我只要想著她，只一心想著她，事情總都會滿意解決的。

「我再也不把『你知道』『你知道』老是放在嘴上了，」他對她說，「我們就以此作為個開頭吧。」

她搖了搖頭，他感覺到她在哆嗦。

「你愛怎麼說就只管怎麼說吧，」說著她親了親他。

「請不要哭，我的好姑娘，」他說。

「我可不能讓你抱著個臭枕頭睡覺，」她說。

「那好。就不抱臭枕頭睡覺。」

他心裡暗暗命令自己：煞住！趕快煞住！

「哎，我跟你講，」他說，「我們快下樓去，到爐邊舒服的老位子上坐，一邊吃午飯，一邊讓我細細說給你聽，我要說說你這貓兒有多好，我們這對貓兒有多幸福。」

「我們真是挺幸福的。」

「我們一切都會安排妥貼的。」

「我就是不想叫人給打發走。」

「怎麼會有人把你打發走呢。」

可是，扶著扶手小心翼翼一磴一磴走下樓梯的時候，他心裡卻在想：我得讓她去，得盡快想個法兒讓她去，可絕不能傷了她的感情。因為，這事我辦得是不大地道。的確不大地道。可不這麼辦叫我還能怎麼辦呢？無法可想啊——他心裡想。實在是無法可想。不過，且自走著瞧吧，也許慢慢兒的你會摸出門道來的。

-----^(完)